

光復文庫

第四種

王充傳

馬撰光編



臺灣省編譯館編輯

臺灣書店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口傳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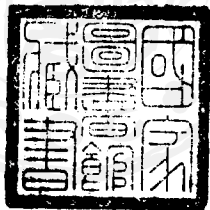


3 1111 000618627

光復文庫
第四種

王充傳

馬撰光編



臺灣省編譯館編輯
臺灣書店印行

「光復文庫」編印的旨趣

許壽裳

臺灣省編譯館是爲了要普遍地供應本省同胞一種精神食糧，使他們能够充分地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而成立的。所以除了編印中小學教科書以外，還要編選許多社會讀物來供應本省的一般民衆（包括中小學教師，大中學學生，公務員以及家庭婦女，農工商各界在內），使他們對於祖國的文化、主義、國策、政令等一切必需的實用的知識，明白了解，這就是本館現在編印的「光復文庫」的旨趣。

爲什麼要用「光復」兩字呢？這次臺灣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，是多麼一件可紀念的事啊！所以用「光復文庫」這名詞來編選介紹祖國的和國際的一切有價值有趣味的新知識，也有着很深的令人警惕和興奮的意義在。

又因爲重在充實本省同胞的知識，所以本文庫所編選的範圍非常廣泛，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方面都有，可以選印的就選印，無法選印的就重新編著，文字力求淺顯，字數不求繁多，定價務必低廉。現在本文庫第二期的書已在出版，以後第二第三期也要陸續編印，使牠成爲全省民衆所愛讀，所能購買，而完成牠的任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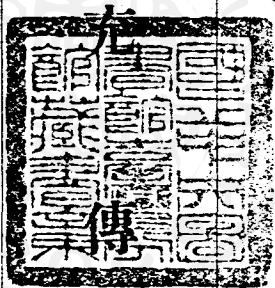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省立圖書館

書藏

光復文庫第四種

馬禔光編著

王



臺灣省編譯館編輯
臺灣書店印行

目次

引言	一
第一章 王充事略	一
第二章 王充的思想	五
第三章 王充思想對於社會的影響	三九
第四章 餘論	四四



王充傳

引言

一個人生在世間，多少總要受到環境的影響；不過庸碌之輩，就永遠被環境束縛住，倘若是個大智大慧的人，看得環境不滿意，認爲必需要改造的時候，就運用自己的能力，去改造他，尤其思想上的改造更重要。我們要講到王充，先要察看王充出事前後的社會情形如何？明白了這一點，方足顯出王充思想的偉大，和熱心來。當前漢末期，以及王莽篡位，光武復興的時候，讖緯勢力，極爲盛行。什麼叫作讖緯？且看下文：

「講了一些預言，說是後來必定有應驗，這叫做讖書；前漢成帝，哀帝時候，漸漸流行起來；無疑的，是一般人假造出來，利用這東西得好處的。」（後漢書張衡傳）

「孔子既然敘述六經，說明天人的道理，還怕後世不明白，所以又做成緯和識二種，傳到後世。這種書，到前漢時，方始出來；有河圖九篇，洛書六篇，另外又有三十篇，及七經緯三十六篇，算來一共有八十一篇，據說孔子所作。然而文理淺俗，不像聖人的話，料必是世人偽造的。」（隋書經籍志）

那一種人來利用它呢？王莽想篡位，造出許多事情，頭一樁是：

「武功地方，有人掘井，掘出一塊白石頭來，上圓下方，寫有紅字：『報告安漢公莽做皇帝。』」（漢書王莽傳上）

光武帝起兵的時候，也有一樁事：

「宛人李通等，拿了圖讖來請光武閱看，上面寫道：『劉家人復興，李家人做他的助手。』」（後漢書光武紀）

光武既然得了皇帝的位置，照例要祭山林川谷的神，做了一篇祝文，引用讖記的話：

「劉秀發兵捕殺沒有道德的人，卯金的一家能够脩明道德，來做天子。」——

劉秀，光武的姓名。卯金，即劉字。（同上）

王莽的白石頭上面寫紅字一類事情，叫做符命，也是預言，與讖書同一源流，欺騙愚民的；光武的兩棒事，明明寫着讖書；他們要做皇帝，借讖緯的力量來哄動百姓，收到很大的效力，可見當時讖緯的風行，實已普遍全國了。

有一件事，可以看得出百姓迷信預言預兆，有若瘋狂的樣子：

「有一個謠言，說一條黃龍吊下來死了，又黃顏色從宮中出來；百姓聽到，爭先奔走去看，一霎時有一萬多人。王莽很厭惡這件事。」——王莽相信，自己的命運，屬於黃色，所以聽到黃龍死了，很不高興。（漢書王莽傳中）

還有一件是很可悲傷的：

「光武帝很相信讖書，遇着嫌疑的事情，多用讖書來決定。有一個臣子桓譚，上了一道奏章，極論讖書沒有道理，勸光武不可相信；光武看了，心中不快。後來，朝廷要起造一座靈臺，召集羣臣會議建設靈臺的地點，光武故意對桓譚說：『那一個地點最好，我要用讖書來決定，你看怎樣？』桓譚知道事情不

妙，只好不作聲，隔了許久，方始回答：「我沒有念過讖書，」光武又問：「怎麼不念？」桓譚就滔滔不絕地講出讖書不是正經的東西。光武大怒說：「桓譚非聖無法，拿去斬掉。」桓譚苦苦哀求，磕頭至於出血，才得免了。但桓譚經這一嚇，不久也就得病死了。」（後漢書桓譚傳）

看了上面所引的話，就曉得當時上自皇帝，下至小白姓，沒有一個不相信讖書，換一句話，就是沒有一個不相信預言，紛紛擾擾，烏煙瘴氣，僅有一個桓譚，明白道理，就被逼死了。王充乃從這個時代生下來，我們立刻可以想到，他自幼就沒有良好的社會教育；等到他可以念書的時候，所遇到的儒生，都是一般死樣活氣的古老派，固執着傳統的經說，那時五行的迂談，瀰漫皆是，這里我們立刻可以想到，他也沒有什麼書本上的教育。然而我們看他思想怎樣？他一到京城，學問就大成；識見就高超；他的思想，就從腦子裏直衝出來，把重重束縛着的勢力，廓清到一些都沒有，而且創造新意，發揮妙論，來指導社會，希望社會上的人們，把所受着的重重束縛，也一齊廓清到一些都沒有。這是何等魄力。這真是曠世的人才，超

奇的本領。所以論衡一書，影響到社會，實在力量大極，必定是人人愛讀，所以會流傳一直到現在。這里，又要引一段話：

「戰國時候的游俠風俗，尊重意氣，用孤獨的思想，做出別人所不敢做的事情，直到後漢，這種風尚，又盛行起來了。凡有可以得到名譽的事情，必極力去做，愈難做的愈要做，成了後漢的風俗。」（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東漢尚名節條）

這些話是講到東漢較後一期的情形，這時王充早去世了。大凡風氣的改革，固然不是一二個人的力量，但也必定有一二個巨大領袖，發出有大力的思想和言論，指導社會，社會上受着影響，起了信仰，漸漸推廣，風氣就漸漸改變；所改變出來的，未必和所指導的完全一樣，然而終於是改變了。後漢的風氣，從烏煙瘴氣變到新鮮開朗，我想，王充的著作，至少佔一部分的力量。

7
1000

第一章 王充事略

一、生世及其少年時代

王充，字仲任，上虞縣人；他的父親，名叫誦；生於後漢光武帝建武三年（公元27）。自幼很聰明，天性與一般兒童不同。兒童總喜歡遊戲，充不喜歡；兒童總喜歡捕雀捉蟬，充也不喜歡。他六歲入私塾讀書，神氣很大方；八歲出了這個私塾，跟別一個先生讀論語，尙書，每日能够讀熟一千字；作起文來，筆意很好，旁人個個稱讚；書也越看越多；學問就飛快的進步了。（論衡自紀篇）（取論衡材料，以下但寫某篇。）

王充服事父母很孝敬，後來就往京城裏的大學讀書；很有名的班彪，就是他的先生。他雖然喜歡勤讀，可是沒有錢買書；這怎麼辦呢？他想了又想，想出一個法子來了。原來洛陽城裏，書店很多，他常常到街上去玩，走進一家書店，翻閱店內所賣的書，好像要買的樣子。他記性好，眼又快，每一本書上手，翻閱了一遍，就



會背誦，永不忘記。這樣一天一天的繼續下去，他把洛陽各書店裏的書，統統讀完了；九流百家的學說，沒有一件不曉得；他的學業，於是乎大成。（後漢書王充傳）

二、性情及其處世態度

王充的才，雖然很高超，但是不肯苟且動作；他的口，雖然很伶俐，但是不肯隨便說話，對於他認為沒有價值的人，雖然面對面，他就終日閉口不言。他曾經做過縣裏的小官，常常講說人家的長處，很少講說人家的短處。許多人會聚在一堂的時候，如果沒有人先同他說話，他總不開口；上官沒有問到他，他總不作聲。窮到沒有一畝田的收入，但他的心意，却比擁有百萬金錢的富翁更寬泰。得了官，並不覺得榮華；失了官，也毫沒有怨恨。環境安樂的時候，一點不肯放縱；十分貧苦的時候，却一點不肯頹唐。（自紀篇）

王充結交朋友是這樣：一個人官位雖然低微，年紀雖然幼小，倘他的性格上有和衆人不同的優點，王充就喜歡同他做朋友；反之，品性污濁的人，王充就避開，不同他接近了。（自紀篇）

有人問王充，他爲什麼不貪富貴？他答：

「道德不豐滿，是要憂愁的；名聲不清白，是要羞恥的；官位不高，有何關係？倘世人認得清我的品格，我官位雖低，仍然與高的一樣顯榮；倘他們不曉得好壞，當我作普通人看，我雖得了高官，仍然是羞辱的。」（自紀篇）

三、著

作

王充的著作；不止一種；最顯著而且一直流傳到現今的，就是論衡一部。爲什麼書名叫論衡，以及寫論衡的旨趣，他自己說得明明白白。

1 「論衡者，論之平也」（自紀篇）

衡就是我們家常所用的稱，買東西要用的稱必須很平，所以論衡二個字，就是說他的議論，能够合到事理的平，不高不低，恰如用稱稱物一樣。

2 「論衡的用意，就是希望讀過這部書的人，豁然醒悟了他從前的迷惑，而且知道那一件事是虛，那一件事是實。」（對作篇）

3 「論衡的文章有幾十篇，可用一句話包括起來，就是做書的宗旨，在乎

破除虛妄。」（佚文篇）

王充立意要開通社會，破除虛妄，所以論衡的文筆，非常淺顯，希望大眾都得以一讀就懂得。他說：

「文章總要拿出去使人容易懂得，但內容要精美，寫作的時候，却十分艱難，這樣，是可貴的；千萬不要文章暗昧難懂，寫作卻很容易，這就證明內容不佳了。」（自紀篇）

王充的寫作，是十分艱難的：

充喜歡論說，所說的話，起首似乎很可怪異，聽到後來，覺得實在有道理。他關起門來寫文章，想得很苦，連親友間慶祝或弔喪的應酬，統統捐除，一切窗戶當中，牆壁上面，掛滿筆墨，想到就寫，經過不少時間，寫成論衡八十五篇，共二十多萬字。（後漢書王充傳）

論衡之外，王充所著，尚有讖俗節義十二篇，養性書十六篇。（自紀篇）（後漢書王充傳）

四、仕宦及衰老

王充曾做過郡中功曹的官，因為生性硬直，看到不對的政務，往往不顧一切，盡力勸諫，同官場合不攏，就辭職出去。他的才學，同時的人，沒有一個不佩服。他的同郡人謝夷吾，上書到政府推薦他，說他的天才，雖前世的孟軻，孫卿，漢朝的揚雄，劉向，司馬遷，也不過如此；肅宗皇帝見了這奏章，十分相信，就要大用他。可惜這時候，他已老病，不能出來，不久便逝世了。（後漢書王充傳）（後漢書李賢注引謝承書）

第二章 王充的思想

一、輕

儒

王充識見高超，胸中蘊藏着無限的新機，對於當時頑固陳舊的儒生，是不看重的。什麼叫儒生呢？自從秦始皇焚燒經書，坑殺儒士之後，一般讀書人，不敢出頭露面，逃回本鄉，揀偏僻的地方躲避起來；念過的經書，也私藏起來，不敢輕易

拿出，只偷偷的傳授生徒罷了。例如濟南伏生，抱着他的一部尙書共一百篇，躲避山中，直至漢朝景帝時候，伏生年紀很老，有九十光景，景帝叫他的臣子鼂錯，到伏生家裏，學習尙書，剛剛學得二十多篇，伏生就死了，沒有學完，所以尙書流傳，只有二十九篇，後來鼂錯把尙書傳給倪寬。——單說到尙書，就不完全，其他如易，詩，禮，春秋，各分派別傳授，當然不必細述了。景帝之後，就是武帝，益發尊重儒生。這班讀書的獸子，一方面受着政府的尊敬，一方面自己傳授學生，所以漢朝儒生很多，流傳很廣，綿綿延延，不曾斷絕。可是儒生根本沒有新思想，他的先生教他什麼，他便遵守什麼，篤信什麼，這叫做「謹守師說」；因此思想很不開展。直到後漢，一般被稱為儒生的，還是如此。王充的眼光很銳敏，思路很深刻，對於這種守舊經生，那裏會滿意呢！他常常說到漢朝人的著作，讚美陸賈的新語，恒譚的新論，因為陸賈恒譚都有獨立見解的。這可見他最厭惡的是「舊」，最盼望的是「新」；最痛恨的是「隨衆附和」，最喜歡的是「獨立見解」。所以他說：

「儒生說的五經，大半不是實在。生在時代較前的一班經生，不明白經書中

的事情本末，專憑想像，瞎造議論；後一輩的人，信仰前世儒生，跟從舊說，隨便掛在口頭，成爲滑套，反說自己能保守師說，一面就用這種話頭教授後學；又因政府尊重儒生，就趕忙跑進做官的一條路，更沒有心思在書本上反覆推尋；所以虛謬的廢話，流傳下來，不會斷絕，真正的事理，埋沒不見。於是乎五經竟失去本來面目！」（正說篇）

「倘使五經一點沒有殘缺，內中聖人的意思，真與現在儒生們所說一樣，這倒也罷了。無奈經書被秦始皇燒得一塌糊塗，流傳下來的，真有限；又經甲傳乙，乙傳丙，用私意分割文字，弄得莫名其妙。究竟那一種是聖人的本意——是的，還是不錯的，我們就沒法知道；反不如諸子百家的書，始皇並不會燒掉，書本完全，可以從旁面推得出現在說經一派的錯誤。儒生是拘拘然奉守章句的，那裏可說他們是明通博覽呢！」（書解篇）

儒生既然抱的是殘書，守的是缺字，拉雜堆裏還有什麼新貨色，照王充看來，還不及做文章的人們，能把自己意見盡量發揮，來紀述一切事物，傳達後世。特舉

出陸賈，司馬遷，劉向，揚雄等，認為勝於儒生。這樣，把儒生的價值，估計了一下，所以他說：

講說經書的叫世儒，自己寫作的叫文儒。許多世儒稱道聖人，言論紛紛，好像頭緒繁多，細看起來，彼此意義，大抵相同。至於文儒，雖不講學課徒，但是他們的文詞奇偉，世人傳誦。世儒務虛說，文儒重實際。世儒受當時尊敬，倘若沒有文儒的書，他們的事跡就不會流傳的了。漢朝會寫文章的人，如陸賈，司馬遷，劉子政，揚子雲等，材質奇異，用自己的事業，發顯於世上。換句話說，文儒是發顯自己，世儒是靠人發顯的。比較起來，我們就知道他們的優劣了。」（書解篇）

二、疑

古

儒生篤信經書，不敢起些微懷疑的意見。經書所以被人尊重，就是書中有聖人；聖人當中尤應尊重的，就是孔子；所以聖人的言語，尤其孔子的言語，不論如何說法，總相信得十足，不但不敢懷疑，簡直連懷疑的動機也沒有。

王充的意思，恰恰與他們相反。他以為書中所說，與我的意見有不同的地方，必須細細考究，求出所以不同的緣故。是我懂得不完全呢？還是書中說的有欠缺呢？千萬不可囫圇吞棗地吞下去。這工夫就是懷疑。懷疑不一定是反對；就是有疑必有問，有問必有解答。自己問，自己解答；反反覆覆，經過許多次問答，倘認為書中所說的話確有點不妥，這倒不妨直捷反對。雖然是孔子的話，也老實不客氣，可以反對，毫無畏懼。王充用疑古的方法，去破儒生們信古的迷惑，希望他們大大的覺悟。這種懷疑，這種反對，並不一定能夠找到真理的，也許我們的見解幼稚，看不出古人精奧的地方，多此一疑。然而這倒不去管他。只要有疑的精神，疑的勇氣，就是一切學問進步的基礎。王充的切實注意，就在於此。他說：

「世儒學者，信師說，尊古人，總說聖賢的言語只要專心講習，用不着提出詰難。我想聖賢下筆造文的時候，即使詳細用心，尚不能說他全數得着實理；何況有時倉猝發言，那裏會一點不錯？既然不會一點不錯，世人却不曉得質

問，有時聖賢說話，意思深沈，難得明白，世人又不曉得疑問。其實聖賢的言語，上面和下面不相應的地方很多，世人竟不覺到。一般論說家總說孔子的高等學生七十子，比起現代儒生來，當然才識高得多；這句話也是不的確的。因為他們相信，孔子傳道，一定傳給異樣高超的人，所以看得七十子非常高超。照我看來，古人和今人，才識是差不多的。倘使現代有像孔子的二位老師，現代學者，也就是顏淵閔子騫等；倘現代沒有孔子，七十子生在現代，也不過和現代儒生一樣。何以呢？因為七十子親在孔子面前學習，對於孔子有些上下不相應的言語，也不能盡量極端發問哩！我們問難聖人，不一定要聖人活着的時候，如有疑問，雖時代遙遙，問難孔子，何傷於義！倘真抱傳受聖業的大志，把孔子的言語，層層駁詰，何悖於理呢！（問孔篇）

王充大膽地提出孔子的言語可以問難，他就把自己對於孔子懷疑的地方，盡量傾瀉出來，說得許多許多，詞鋒尖利痛快，洋洋灑灑，使得一般迷古的人們愕然驚悟，覺得孔子的言語果有漏洞，果然可以反駁。但是，王充却始終沒有說到他所反

駁的言語一定不錯，不過把他胸中所蘊蓄的自己的意思，貢獻到世人的面前；至於所說的對與不對，留給當時或後世的人們評論，並非有意推翻孔子。這是他的虛心處，也就是學者的態度。倘若再有人來反駁王充，只要不爭意氣，理由充足，大約他是歡迎的。這裏摘引他反駁孔子的幾段話：

「有一次，孔子要到九夷去居住。有人對孔子說，「這種沒有開化的夷狄地方，鄙陋得很，怎麼辦？」孔子說，「只要君子居住起來，有什麼鄙陋？」這里我要發問了。孔子要到九夷去，是何起因？大約起因於他的大道不能通行於中國，所以要到九夷。我想，他的道，中國尚且不能通行，反能通行到夷狄？孔子曾經說過，「夷狄沒有禮義，假使他們有了一個君主，反不如中夏各國沒有君主，倒還成個樣子。」這是極端的說到夷狄地方的困難；中夏地方，比較容易。我又想，容易的地方，尚且不能通行，反能通行到困難的地方？而且，「君子居住起來有什麼鄙陋」一句話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是說修明君子的道理，夷狄容許他獨身清淨呢？還是用君子的道理去化導夷狄？如果獨身清淨，中國

也可以任，何必劉夷狄？如要盡心化導夷狄，既然說過有那般困難，更用什麼方法去化導？從前夏禹王到裸身國，初進去的時候，也不着衣服；因為衣服制度，實在不能通行到當時的夷狄。夏禹不能教裸身國着衣服，孔子能教九夷變成君子？我又想，或者孔子實不願到九夷去，因自己的道不能通行，心中難過，偶然說了要到九夷這句話，一經人家詰問，孔子也覺得夷狄果然鄙陋，却仍然勉強地說他可以不要。這是掩護自己已說出的話，不要人家來勸告的意思。那末，心裏不要去，口裏這樣說，成為虛偽的言語了。君子出言，沒有苟且；倘果然曉得夷狄鄙陋，尙要巧說，這與子路對孔子論子羔一件事，有何不同呢！因為子路一意強辯，孔子恨極，說「最可惡的是佞者」。——專用口辯抵當人家的一種人叫佞者。這樣講來，孔子掩護自己，勉強答辯，孔子子路兩位，未免都是佞者吧。」（問孔篇）

「子貢來問行政方針，孔子答：『民食要充足，兵力要够用，要使爲百姓守信。』子貢又問：『遇到必不得已的時候，三件當中，那一件可去掉？』孔子

答：「去兵。」子貢續問：「去兵之後，再遇到不得已的時候，二件當中，那一件可去掉？」孔子答：「去食；人總有一死，百姓不守信，就站不住。」照孔子的意思，信是最重要的了。這裏，我又要疑問。百姓沒有飯吃，棄掉禮義，這個信到那裏去站？古書裏有句話：「穀倉滿實，才曉得禮節，衣食充足，才曉得榮華和恥辱。」彼此推讓，是有餘的緣故；彼此爭奪，是不够的緣故。去食之後，仍要守信，那裏會成功！古代戰爭劇烈的時候，曾經發現過交換兒子當飯吃，折開戶骨當柴燒的事；口裏要吃，顧不得什麼恩義。父子應當保守恩義，人人都知道的；飢餓到來，意忍心地彼此交換兒子當飯吃。孔子教子貢去食留信，怎麼辦？假使先把信去掉，把食留住，停一會兒，信自然可以回復過來的；先把食去掉，雖然要留下信來，叫信那裏去立腳？且拿別一件事來做比較：有一天，孔子到衛國去，再有在路上服侍。孔子看得快意，說道：「人口繁盛得很哪！」再有問：「既然繁盛，應該加點什麼？」孔子答：「使他們富足起來。」再有又問：「既然富足，應該加點什麼？」孔子答：「使他們受教育。」這

樣，孔子教冉有，富在先，教在後；教子貢，要留信，可去食。富和食有分別麼？信和教有分別麼？一樣的教學生，相反的出言語。孔子對於行政方針。怎麼會意思不定到這種樣子！」（問孔篇）

子貢問行政的一段辯駁，可見王充是注重民生的。他並沒有看輕守信，不過信和食比較起來，他看得食尤其重要；因為民生問題不解決，沒有一件事做得通。其實孔子也是注重民生的，從對冉有的一番談論當中可以看得明白。王充特地兩兩舉出，見得孔子言語先後矛盾如此，世人竟不覺察，真可奇怪了。

孟子最尊重孔子，因此後人也尊重孟子；王充對於孟子也有懷疑。摘引一段如下：

「孟子去見梁惠王，惠王對孟子說：『老人家，你不顧到路途的遙遠，來指導我們，請問有什麼方法，使我國得着利益？』孟子答：『用仁義就好，何必談利。』我想，利有二種，有錢財的利，有平安吉順的利。孟子那裏知道惠王不要平安吉順的利，竟決然認定他要錢財之利？古書上有許多利字，均指平安吉

順的利；孟子主張用仁義，也無非希望平安吉順的利罷了。孟子應該先問惠王，你說的何種利；倘惠王直說錢財的利，再行回答不必談利也未遲。惠王意思，沒有證明；倘惠王實問平安吉順的利，孟子竟對以錢財的利，還不違背事理？（刺孟篇）

經書當中，很有可以懷疑反駁的地方，其他諸子一類的書，記載失實，自然更多了。王充的意思：世人所以專信虛妄的書，因為相信載在書本上的，都是聖賢流傳下來的名言實訓；於是誦讀起來，瞎信起來，有時看到真實的話有與虛妄的話違反的地方，反說真的不可信。天下深暗的事實，隱藏的道理，尚且可以用理智推想得出來。明明寫在書上或實或虛很可以看得清楚的，竟這樣夾雜地，籠統地，不分是非地，傳播開去，這是人們悠悠忽忽，不肯用心去想的緣故！他就把各書中新奇怪異不可相信的傳說，彙集攏來，做了幾篇文章，大意是這樣：

他以爲諸子的書，立奇造異，像生龍活虎，十分有趣，却不見得是實在的。所以作書虛篇。

他以為人事能够影響到天上的變異，是沒有意義的；世人却由驚奇而且相信。所以作變虛篇，異虛篇，感虛篇。

他以為禍福到來，本屬偶然；世人迷惑，瞎用心思。所以作福虛篇，禍虛篇。他以為道士一流的人，講求養氣修仙，引誘得人們會飄飄然，因此希望長生不老；這對於社會，有大害處。所以作道虛篇。

這幾篇文章，題目上都有一個虛字，總是說他空虛謬妄，沒有道理。

他以為還有一種；事實是有的，但所說的事，比實際擴大的多；所用的文辭，又比實事溢出得多。譬如讚美一個人的好處，說的格外好；抨擊一個人的壞處，說得格外壞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因為人心喜歡奇特，倘不用奇特的言語去讚美一個人，引不起聽者的快感；不用極端的言語去臭罵一個人，也引不起聽者的痛恨。一就說得到十，百就增到千。原來是樸素的一件事，却這樣分析那樣解剖，把實際離開很遠了。王充是核實的，雖然有些地方，明知是文字上的描摹，也還要指出他的不實在來。所以作語增篇，儒增篇，藝增篇。

這幾篇文章，題目上都有一個增字，見得盡量增加，並非真實。

世人多年的迷惑，根深柢固，要把這種根柢去掉，是很費力的。王充却不很費力。他用高超的文筆，幽默的語調，說得實在美妙；不單單說明虛妄就完了，還要說出所以變成虛妄的原因。看過他的文章，便能豁然開悟，迷惑自然消失了。再摘引幾段，以見一斑：

「有人說：『會稽本來是一座山的名，因為夏禹王巡視東南一帶地方，在這座山上會計賬目；後來這處地方，就稱會稽郡。』我想，用山名來做郡名，是可能的；若說夏禹在山上會計賬目，這可奇了。夏禹到會稽是治水，根本不是出巡，那裏會在這山上算賬？倘使出巡的時候，一定要舉行會計事務，舜帝也會出巡到蒼梧，應該也要在那邊山上會計，為什麼沒有講起？做元首的，政治安定之後，時時要出巡的；倘出巡一定要到山上去會計，那末，天下的山，幾乎統統會計過的，為什麼會稽山只有一座？夏禹的時候，吳地尙是裸身國；一般人民，頭髮截得短短，身上塗滿了很可怕的圖畫。文化這樣程度的地方，不知

會計什麼東西！」（書虛篇）

「杞梁的妻向着城牆大哭，城牆忽然崩倒下來。這是說杞梁從軍陣亡，他的妻悲傷痛哭，精誠感動，所以城會崩倒。我想，向城大哭是事實，城牆崩倒是虛的。從前有一個雍門子，對着孟嘗君哭泣，十分悲哀，孟嘗君感動，也流下許多眼淚，幾乎擡不起頭來；這自然是可能的，因為孟嘗君是一個人。但是，雍門子能感動孟嘗君，總不能感動孟嘗君的衣服，因為衣服沒有知覺，從來不曉得憐憫人家的。城牆是土做的，和衣服沒有兩樣，能聽到哭聲生感動而且崩倒麼！如果精誠的聲音，真能感動泥土，那末，杞梁的妻向着草木哭。草會折斷，木會破裂麼？向着水火哭，水會湧起，火會自滅麼？也許當時城牆自己崩壞，恰恰在杞梁的妻大哭的時候；世人喜歡奇怪，不講實理，就說城牆被杞梁的妻所感動了。」（感虛篇）

「儒書上屢次讚美魯般和墨子的技巧。墨子雕刻木頭，製成一鳶，非常靈巧，放上天空，接連飛了三日，沒有飛下來回到原地方。我想，用木頭製成一

爲，可以飛，這是可能的；連飛三日沒有回來這句話，是加上去的。把木頭製成爲而且會飛，已算難得了，那裏會有飛到三日的道理？如果機關沒有完全，只能放，不能收，一飛之後，不能回來，那末，應該說他一直飛去，不應該說是三日。這好像別一件傳說魯般失掉母親一樣。有一次，魯般製成一套木頭車子，木頭的馬，和木頭趕車的人，請他的母親坐在上面，出去玩玩；那曉得這套木頭車馬一直往前走，不會回來，他的母親，就此失踪了。倘墨子的木頭爲，三日之後，仍然可以飛回原地方，那末，魯般的木頭車馬，三日之後，也一定可以停住在路旁，他的母親，不至於失踪。這兩件事，總脫不了記載失實的毛病。（儒增篇）

限於篇幅，不多引了。就上面看來，可以看得出王充的心思很細，筆鋒很健。因爲心思細，所以能够鑽進書的裏面，周圍審視，揷到可疑的地方；因爲筆鋒健，所以能够把揷到的疑點，超悟的理想，細細地剖析出來，滔滔不絕地講說出來。這樣，使得本來守舊不懷疑的人，懷疑了，本來做夢不醒的人，也醒悟了；把遮掩着

難懂的道理，夾七夾八纏不清的事情，從此大家明白，豈不爽快。

三、尊

今

疑古的反面，就是尊今。古有可疑的地方，一般人不曉得疑；反之，今有可尊的地方，一般人一定不曉得尊。王充把過去的，想像的，唐虞三代，和現在的，實際的，漢朝比較起來，覺得漢朝要高出唐虞三代不少。這種尊今的論調，在當時十分新鮮，被那班陳舊的儒生們聽到，和他們聽到疑古二字，同樣駭然。然而王充是有憑據的。他的意思：儒生們迷信古代有許多聖人；但是，他們那裏曉得現代一定沒有聖人？他們迷信古代有許多祥瑞，什麼鳳凰呀，麒麟呀，河圖呀，洛書呀；但是，他們從什麼地方判定現代一定沒有祥瑞，如有祥瑞，一定也有鳳凰，麒麟，河圖，洛書？實實在在的，漢朝地土廣大，包括金城塞外，西王母國，（大約指西域）巴蜀越嶲，鬱林日南，遼東樂浪，那一朝及得他來？這種實憑實據的議論，真可以使儒生們聽得只好閉口了。他看得儒生們專講祥瑞，他就也講祥瑞，舉出漢朝許多奇怪的祥瑞來，却不是鳳凰麒麟等。這並非他生在漢朝，過意頌揚，獻媚當世；却

是教一般人不可忽略現實。因為古代已過去了，種種傳說，真的和偽的夾雜在一起；那幾件是古代好，那幾件是現代好，一定要分別觀察才對；而且在古代很好的東西，移到現代，未必一定也好。這是他勸世人要隨時用點心思，才算真好。

王充把儒生不曉得尊今的緣由，分開幾點來說：

1. 由於沒有認識 「世儒沒有看見過古代的聖人，那裏曉得現代一定沒有聖人？猶如他們沒有看見過鳳凰，那裏曉得現代一定沒有鳳凰？有聖人與沒有聖人，是鳳凰與不是鳳凰，都弄不清楚；那末，現代時勢，好算太平，或不好算太平，他們能辨得清麼！」（宣漢篇）

2. 由於迷古，又不肯用心觀察 「上世和今世，人的品格，大抵相同。上世也有凶惡不義的人，今世也有建立奇節的人，好壞是夾在一起的。世儒崇拜古人，低視今人。假使現代有一個人，所講說的道理，比孔子墨子更深；所表現的品行，比顏子曾子更高；他的名聲，能與孔墨顏曾一樣麼？假使又有一人，立的是大義，建的是奇節，和古人沒有分別，做文章的人，肯立即做成一篇表

揚他麼？遇到奇異的議論，新鮮的文章，讀書的人肯棄掉古老書，去讀這奇論新文麼？揚子雲作太玄，造法言；張伯松不願看他。因為張揚是同時人，所以伯松瞧不起子雲；假使子雲遠遠的生在伯松之前，伯松必然崇拜他的書，讀得津津有味了」。〔齊世篇〕

3. 漢朝沒有普遍的記載。「世儒專讀古書，不見漢朝的記載，所以說漢不及古。假使漢有弘雅的文人，記載漢事，也同尙書，春秋一樣，儒生專授起來，後輩學習起來，漢朝諸帝，個個變成聖帝了。〔宣漢篇〕

漢朝功德，有司馬子長，揚子雲，陳平仲，班孟堅等的文章，大略也可觀覽。但是儒生們相信古代的虛偽，忽略近時的事實，評論起來，漢不及古；其實漢並非不能及古，儒生們的迂腐談話，把現代的漢好像遠不及古代了！〔須頌篇〕

四、導 俗

王充是注重社會教育的。他譏笑儒生的心思閉塞，寡陋的態度可掬，於是標出

古可以疑，今可以尊兩義來，這是與上一等的人說的，換句話，是向認識字的人說的。但社會上不識字的人很多，就是應該特別教育的人也就很多；王充的熱心，自然要指導這班不識字的民衆，可是他們直接受了儒生的胡說八道，間接受了經書的纏夾不清，比起儒生來更是可憐的了。所以王充對於指導民衆，特別注意；所說的話，也特別多。我們閉目靜思；王充寫論衡的時候，到現在差不多二千年了，他苦口婆心地指出種種不合理的思想，希望民衆立刻消除的，經過這幾乎二千年的長時期，果能消除淨盡麼？當然的，有許多早經消除了，沒有了。然而究竟這一類的細菌，依然留在人間，細細檢查起來，即使是我們的現在那一般所謂下層社會當中，還留着這種細菌的遺毒，我們這小冊子上，不得不把王充的言語，多多摘引，把細菌的毒來消滅。倘王充的話，到現在已經用不着，那是最好；倘若還有用得着的地方，那末，我們就得注意了。但我們總不希望二千年以前已經說陳腐了的話，還要指導二千年以後的今日，實在有點寒心。

我們把王充的話，分別排列出來；有的僅摘大意，有的詳細演繹過來。有的似乎

沒有多大關係，但可以看得出當時社會的病態，仍要摘引；有的議論痛快，自然值得欣賞的。分列如下：

1. 「一切災異與人事有關這句話，不足信；虎食人；蟲食穀，與政治也沒有關係。」（寒溫篇，譴告篇，變動篇，遭虎篇，商蟲篇）
2. 「天時晴雨，由於自然，雩祭可以求雨這句話，不足信。」（明雩篇）
3. 「鳳凰麒麟爲聖王出來這句話，不足信。鳳麟也是鳥獸，他們的出來，是同類的互相聚會，與聖王有什麼關係？鳥獸的知識，那裏會曉得太平或非太平？其餘如景星，甘露，種種瑞應，完全荒謬。」（講瑞篇，指瑞篇，是應篇）
4. 「造房子，興土木，以及祭祀，喪葬，行作，入官，嫁娶等，一舉一動，都怕觸犯歲月的神。既然信了歲時，又去相信日子，選吉日，避凶日。上自人君，下至平民，沒有一個不專誠相信。這種迷信，也有一個原因。愚人們聽到一個凶字，便嚇了一跳，怕這個凶有了效驗；反之，聽到一個吉字，就歡喜的了不得，希望這個吉也有了效驗。禍福本從別個原因生出來，愚人們總歸

到吉凶方面去。所以歲月和日子的避忌，連了幾代（調時篇，譏日篇，辨崇篇）



5. 「恐人迷信卜筮。卜是問天，筮是問地。天地有口有耳，能說能聽麼？人在天地中間，猶如虱子在人身上；虱子來問人，到人的耳邊鳴鳴的叫，人總不聽到。微小的人，去問巨大的天地，天地會曉得人們的意思嗎？」（卜筮篇）
6. 「搬家，造屋，嫁娶，不敢觸犯太歲；房屋有甲乙，不敢觸犯甲乙的神；以及房屋開門的方向有種種避忌；切不可相信。」（難歲篇，詰術篇）
- 難歲篇開頭有這幾句話：

「俗人深險的心思，喜歡相信禁忌，較有知識的人，也疑疑惑惑，弄得沒有主意。於是儒雅服從，工伎得勝。講吉凶的書，違背經典的意義；工伎的話，衝入儒雅的門牆。這裏切實講明，希望世人覺悟。」

似乎王充特別提出，見得太歲二字，從沒有在經傳上看到，不是儒生的毒害，應該歸入工伎們的欺騙方法中。至於詰術篇內講到房屋方向的避忌，是從五行金，

木，水，火，土的關係出來；這自然是儒生篤信五行的流弊了。

7. 「世人傳說，一個人死了變成鬼，鬼有知覺，能够傷害人。照理講來，人死不能變鬼，鬼沒有知覺，不能傷害人。人所以生活，因為有精氣；精氣是血脈做的；血脈既竭，形體便朽，變成灰土罷了；那裏來的鬼？假使有鬼，自上古到現在，鬼當有數百千萬，道路上必一步一鬼，房屋內也必擠得滿滿的，為什麼世人見鬼，往往只有一二個？人死和做夢相像，做夢的時候，精氣尚在，形體尙全，尙不能覺到醒時所做的事情；死後精神消亡，那裏來的知覺？夢中殺人，或被人家殺了，醒後完全沒有傷痕；夢中用精神，不能害人；難道死的精神，反能害人？」（論死篇）

天地之間有鬼，不是一個人死後的精神做出來的，實在是人的思念存想所造成的。怎麼造成？從有病的時候造成。人有病，便憂懼；憂懼，便存想；存想，便可以看見本來沒有的東西。從前，伯樂善於相馬，當十分用心的時候，精神灌注；四圍看見的，沒有一件不是馬；宋國的庖丁學殺牛，三年以內，所

看見的全是死牛，沒有一隻活牛。伯樂，庖丁所看見，原來不是馬，不是牛；可以悟到病人所見，也不是鬼了。病人自己身體痛，便看見鬼來打；自己驚慌，便看見鬼走近身來；自己怕死，便看見鬼臉發怒；總是思念存想所結成，實在是沒有鬼這樣的東西。」（訂鬼篇）

8. 「聖賢主張薄葬，可以節省費用；世人喜歡厚葬，這是奢侈的習慣。人死沒有知覺，確是事實，聖人却不肯說明，怕得世上做子孫的，忘記他們的祖先，開了不孝的門路。其實，只要父母活着的時候，奉養好一點，就算孝順；死後待得薄一點，不會傷礙教化。父母在時，請他們坐在堂上；一經死後，便葬到黃泉的下面，這是因為生人和死人，不能同在一處，所以埋葬到黃泉下，毫無疑義；倘一定要把死人當活人看待，才算孝順，那末，葬父母應該在房屋以內了。總之，死後一定沒有知覺的道理，應先講明；如不講明，厚葬奢侈的風氣，難以斷絕，要到資財耗竭，國家危亡的地步。舉一個例：從前，燕國要攻齊國，蘇秦替燕國劃策，行了一個奸計，哄騙齊國的百姓墳墓造得高大，墓

內財寶藏得豐富，使他們成了一種奢侈厚葬的惡習。過了幾年，齊國經濟恐慌了，百姓窮了，兵力弱了，燕國的兵猝然進去，沒法抵抗，至於國破城亡。倘今日尙不明白死人沒有知識，尙要耗財厚葬，就是奉行蘇秦的好計，自尋敗滅了。」（薄葬篇）

9. 「世人相信祭祀，心裏常常想念，祭祀可以有福，不祭祀可以有禍。所以每逢生病，就去問卜人有否禍祟；聽到有禍祟，便趕緊去祭祀；祭祀完畢，心裏一鬆，病就好了；因此愈加相信，總說祭祀有好處，奉行不絕。分開來講：倘是祭天地，天地沒有口，那裏會吃？用人來做比例吧：倘有一人，身高七八尺，腰大四五圍，吃起來總須一斗米，一斗羹，始可以飽；天地的大，不曉得有幾萬里，用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吃飽？不飽，就會怨主人；當然沒有好處報答他了。講到祭祖先，是表示紀念，不忘先德的意思，不會真的來吃；已死的人沒有知覺，不會動喜怒，便不會加禍福到人的頭上。如果鬼神希望祭祀，你試想想，是何形狀？倘鬼神平日自有儲蓄，所儲蓄的，一定與人間的東西不

同，便不要再吃人間的食物；倘沒有儲蓄，要天天祭他才好；有時祭，有時不祭，那末，鬼神一時飢，一時飽，飽時歡喜，飢時憤怒了。」（祀義篇）

「原來祭祀有兩個意思，一個叫報功，一個叫修先。什麼叫報功？凡一個人生前有很好的立法施用在民間，民間很受他的恩惠，這個人死後，應該祭他，作永久的紀念；忠於公衆事務，勤勤懇懇，一直到死，功績昭著的，也要祭他；用很大的勞力安定國家的，也要祭他；曾經阻擋住大災難，大禍患的，也要祭他；這是報功。什麼叫修先？生身的父母，生時好好的奉養，死後不忍忘記，用祭祀的方式表示同生前奉養一樣，這是修先。至於世間種種祭祀，或天設祭，或好多年不祭，總是沒有關係，那裏有什麼禍福的影響。（祭意篇）總之，一切謬妄的傳說，無意識的習慣，均不要相信，不要盲從。然而謬妄和無意識，用什麼方法辨識得出來？王充有最扼要的十六個字教導我們：

「用明察非，非無不見；用理銓疑，疑無不定。」（定賢篇）

就是說，用最光亮的心靈去觀察事理上的錯誤，錯誤沒有看不出來的；用已經

確切不移的定理去解釋疑點，疑點沒有不安定的。然而，這種心靈，這種定理，從那裡可以得到？這自然非講究教育不可了。

五、論 政

王充的政治見解，先立二個大綱，一是文德，二是武力，他說：

「治國的方法，要養成二件東西，第一件是德，第二件是力。養德，就是養名聲很高的人，表示能够敬賢；養力，就是養氣力勇敢的人，實行預備軍隊。德力具足，缺一不可。徐偃王修行仁義，到他面前來朝的，有三十二國，但是楚國的兵，猝然進來，就把他滅掉；這是單講文德不修武備的結果。如果有一個人落在水裏，他是不恨水的，恨的却是自己，因為知道自己失掉防備的緣故，所以落了水。」（非韓篇）

注重敬賢，就是一切政務，要賢人來主持，所以先要有認識賢人的眼力和方法：

「賢人的才能，未必一定很高，但他的心地明白；賢人的智力，未必一定很多，但他的舉動正當。看心地是否明白，先要聽他的言語。心地明白的，出言

必然純正；出言純正。行動也必然純正，言和行都沒有錯誤，叫他治國，自然不至於混亂。因為心地明白，就會辨別是非，判斷事理；這種人也許口上不會巧辯，但肚裏却有很好的辯，所以人重在心辯，不要口辯。」（定賢篇）

賢人的反面，就是佞人。賢人要招致，佞人要拒絕。但普通在上面的人，往往辨不出那個賢那個佞。剛才說過的口辯，却是佞人的專門技術。而且，佞人居心險詐，應付巧妙，反被認作賢人起來；即使認出他是佞人，一時也沒有法子，叫他走開。歷史上多少糾紛，都被一般佞人造成。所以王充要詳論到這一點了：

「佞人與賢人有同樣的才具，就用這種才具來助成他的貪欲。佞人與讒人本是同類，却比讒人更兇。讒人走直路的，不陰詐的；佞人走僻路的，用險術的。做惡事而行迹悖逆，顯然可指的，就是偷盜；做惡事而手腕靈妙，難於看破的，就是佞人。但也有可以看破的方法。譬如，佞人看見人君奢侈，他就着很華麗的衣服，倘人君喜歡儉樸，他的衣服也特意隨隨便便；你的面前是如此，一轉背就兩樣了；這種人一定是內外不相稱的，名實不相符的，就叫做佞人。」

還有不愛惜百姓，一意搜括下層的財產，來奉承上層享受，好比魯國季氏的家財已經比周公更富，再求尙要替他搜括一樣；這種人很看得清楚的是佞人」。

（答佞篇）

連帶的，說明儒生忠良，文吏巧猾，兩兩比較，作爲用人的標準：

「儒生和文吏，各有相當的材智，並非文吏材高，儒生智淺。世人每每讚美文吏，輕看儒生，這是文吏對事務有經驗，儒生做事沒有習慣的緣故。儒生自己也說不及文吏，這是儒生羨慕做官，希望文吏做榜樣的緣故，其實儒生品性忠良，文吏不過善於治事而已。果有忠良的高節，雖然辦事拙笨一點，尙不算大妨礙。至於有些文吏們，不免舞弄文書，巧用法律，任私心，圖權利，甚至收受賄賂；這並非文吏的性情生就不良，實在他們從沒有受到聖人的教訓。所以東海的相宗叔犀，陳留的太守陳子瑀，均用儒生做屬吏，政績比較優美了。」（程材篇）

王充又勸世人不可羨慕做官，進身的機會遇到或遇不到，是偶然的事，與本人品

格的高低，沒有關係：

「人的操作，可以常常做到賢的地步；但是講到做官，並非賢人一定得到機會。賢與不賢，是才的問題，機會的有與沒有，是時的問題。才具很高，行爲很潔，未必一定尊貴；反之，才具和行爲，都不十分佳妙的，未必一定卑賤。遇着機會便可進，遇不着機會只可退。伊尹和箕子，才是相等的，然而伊尹做相，箕子做奴，因爲伊尹遇到的是成湯，箕子遇到的是商紂，結果便不同。俗人對於遇着機會的人，便讚美他；對於遇不着機會的人，便譏笑他；這是錯的」。（逢遇篇）

「不喜歡做官的人，對於錢財，一定淡淡的，也沒有多大嗜好的；沒有榮利思想放在心上，便可以看官爵如同糞土一樣。因爲性廉，所以自己用度十分節省；倘若好利性貪，便要浪費不止，浪費不止，便可以不顧一切呢！」

（非韓篇）

人品清濁，就是政治清濁的源泉；王充注意，在這一點。

六、勸學

王充勸人努力向學，不可一刻虛度過去，有很切實而且很容易醒悟的三句話。第一句是平平穩穩的；看到第二句，便覺得不可不學了；看到第三句，便要大吃一驚，又恍然大悟，覺得倘若不學，真要愧死，那裏還可以做人呢！三句話是這樣：

1. 「好好的一個人，沒有學問，好像稻沒有變成穀，米沒有變成飯」。(量知篇)

2. 「胸中沒有學，好像手中沒有錢」。(量知篇)

3. 「知識阻閉，不向學術上去求開通，這是已死的屍身，不過尙能行動罷了」。(別通篇)

看了這三句話，還有心中不感動的人麼？照我們想來，是沒有的。然而王充熱心，怕得還不够刺激，再舉一件事出來：

「孔子有病很重，看來不中用了，叫商瞿拿龜來卜，商瞿依照卜辭推想起來，時候尙早，要到日中，才會命終。孔子便說：『拿書來，我要讀；到日中有好

一段時間：那可沒事做麼？」孔子是聖人，對於學業，臨死也不肯罷休，稱爲「百世之師，真對囉！」（別通篇）

以這樣的故事來勉勵人們的求學，多麼有勁！但是，要使人求學，同時也要有人施教。王充是教學並重的。他一方面希望大多數喜歡學問，漸漸明白學理，自然漸漸破除迷信；一方面要用教育的力量，使本性不好的人，漸漸讀書明理，漸漸變成本性良好。那末，良好社會可以造成，國家的基礎可以堅固。先看他教的方面說法：

「人的本性，有善有惡，猶如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樣。倘如告子所說性沒有善惡，就是說才能沒有高低了；這是不成立的。我想，孟軻言性善，是就中人以人說的；孫卿言性惡，是就中人以下說的；楊雄言性善惡混，是就中人說的。性善可變爲惡，性惡也可變爲善。孔子的弟子們，親受聖訓，個個淵博賢良；但他們沒有到孔門的時候，都是平凡的。其中尤不堪的，要算子路。子路勇猛無禮，大聲喧聒，很是粗暴；孔子平心靜氣地訓導他，緩緩的，好像水浸，好

像刀磨，經過一個時期，居然暴氣也消了，驕意也屈了，學績優美，列在政事之科。這就是惡性可變善性的最好證據。人有不善，是本性的毛病，不去教治他，斷乎不會改變的。南越王趙佗，本漢族人，染了南夷的惡俗；後來陸賈對他講明漢朝的文德，趙佗悔悟，痛改夷俗，歸服漢朝。可見最大力量，在於教化；性的善惡，且不管它。」（本性篇）（率性篇）

再看他學的方面說法：

「一個人到水淺的地方去游泳，但見細小的蝦，到較深的地方，可看見魚和蟹，到更深的地方，竟可看見蛟和龍；足跡不同，所見便異。學術途徑的淺深，也是這樣。程度淺的人，只可以看普通傳記或滑稽作品，程度深的，便可以看出聖賢奧妙的書。所走的路越深，所見的事物越大。兩個人鬥劍，操必勝之權的一定是劍術高明的一個；其實，孔子墨子的大業，先賢先聖的遺書，能够加添人的神智，供給人的用處，何止戰鬥必勝之術？古時有句話：『保蟲三百人爲長。』又有句話：『天地之性人爲貴。』人所以貴，因爲知識多；倘若愚暗

閉塞，沒有高尚的嗜好，這與三百僮蟲有何兩樣，怎麼可以做他們的長？又怎麼的要去貴他呢？（別通篇）

七、論 文

王充很注重做文章，因為要開通社會，從暗昧轉到光明，總不能天天同他們對講，必須借文字的力量。倘文章做得不好，就沒有力量把很好的意思沁入他人的腦中。所以作文必須內容和文筆並美，方足以傳播遠方，激動太衆。文章是應該講究的。文章的用途很廣，不止開通社會一種；但在開通社會方面，尤其重要，而且文字要淺顯，內容要精妙。他說：

「化導百姓，須用禮義；推行禮義，須用文章。」（效力篇）

「胸中有精美誠篤的意思，發顯在文字上，方能深深地感動人們。」（超奇篇）
「典雅生動的文章，只能通用在大的地方，不能通用在小的地方；如果不容易懂得的文字，偏要用深曲的語調，這猶如用天上神仙的藥來治輕微的咳嗽，又如着得貴重的狐皮長袍去砍柴，去割菜，未免太不配了。能够把高深的

道理，用淺近的言語講出來，才算佳妙的辯才；能够把難懂的意義，用容易的文字達出來，才算上等的智力。」（自紀篇）

這裏用的禮義二字，是廣義的；凡大衆應該明白的道理，應該遵行的路徑，均包括在這禮義二字當中，所以說要用文章。王充勸世人不可一意崇拜古人的文章，却要曉得現代會寫好文章的人很多。他說，並列舉出人名來：

「俗人看見古物便稀奇，看見現代物便不尊重，總說現代的文章，不及古代。其實，古和今是沒有分別的，只要看才識的高低，話語的有錯沒有錯就是了。如果不論善惡，古就可貴，就是說個個古人，都比今人好了。近人鄒伯奇，袁太伯，吳君高，周長生，都是現代文章的好手哪。」（案書篇）

「近世寫文的人，若劉子政父子，楊子雲，桓君山，猶如聖人當中的文，武，周公，一時並出咧。」（超奇篇）

文章的另一重要用途：

「文章不是浪費筆墨，來做一種美麗的觀賞品，實在是記載人的品行，流傳

人的名聲。立志做善人的，希望有人紀載他，自然更走入善的路上去；凶邪的人，自知慙愧，怕有紀載，也自己禁止幾分。所以，文人的筆，在誘導人家向善，阻遏人家行惡；這等文章，可尊敬的。」（佚文篇）

文章有多方面的用途，文的體製，也就各各不同，高等文字，有時也是需要的；所以王充並不看輕美麗的詞采，他有許多透關的議論，姑且從略不談罷。

第三章 王充思想對於社會的影響

王充用十二分的熱心，寫出十二分新鮮的議論，希望開通迷惑的社會，得到思想上的進步。這部論衡寫成之後，能够立刻受一般人的歡迎麼？能够暢達流通麼？不，沒有暢達流通。因爲，一則當時印刷術沒有發明，書籍流通，很不容易；二則王充的筆鋒，太快利些，人家看了，未免吃驚，尤其是問孔，刺孟二篇。當時的社會，是由儒生領導着，看得孔子比天上的神更隆重，孟子崇奉孔子，是孔派的健將，孔孟書上的話，經王充極端駁斥，有一處地方，竟說孔子是俗人，不像君子，

這種話，在俗人的眼裏，真要駭死人！但是，論衡這部書，究竟不可磨滅的；思想銳敏的人，一見就會歡喜的。大約這書當時在南方有相當流行，可是中土大都會的士人，簡直沒有看見過。且看下面一段，可以知道：

「論衡的書，實在中土還沒有傳入。有一次，蔡邕到吳郡，看見論衡，歡喜的了不得，秘密保存起來；每有賓客到來，要作長談的時候，就用論衡書中的理論，做談詞的幫助。後來，王朗來做會稽太守，也得到一部論衡，把它熟讀了；等到他卸職歸還許下，他的一班老朋友，都覺着王朗的才識，比以前進步多了。有一個人說：「他這回在會稽，如果沒有見到奇異的人，一定得到奇異的書了。」大家盤問起來，王朗就老實說出，是讀過論衡的好處。從此之後，論衡才漸漸流行開來。」（後漢書王充傳李賢注引袁山松書）

蔡邕秘密保存論衡，怎樣洩露出來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「當時許多高等文人，聽到蔡邕談鋒格外健美，都猜疑他得着異樣的書了。有一位朋友大膽地走進蔡邕的帳中去搜尋，果然在很隱秘的地方，搜出一部論衡

來；這人喜極，疾忙搶到數卷，跑了出去，蔡邕急了，也疾忙隨後趕出，和這個人說：「這部書我和你共有罷了，千萬不可張揚，使大家都知道。」（後漢書王充傳李賢注引抱朴子）

從上面看來，論衡的流通，要算遲緩極了。從王充歿後，到蔡邕，王朗出來，至少要隔開六七十年，論衡才能進入頭等名流的手中，受到他們賞讚。但王充的意，這部書是給大衆讀的，是促進大衆思想的；此時僅僅得到幾個名流的觀覽，但不把書中的思想傳給社會，而且名流心目中，也不十分明瞭王充的心意注重的地方，不過看得意思新鮮，就秘密起來，做他們談話中的新鮮材料，名稱叫做「談助」；這是王充所料不到的。但是，幸而有這班名流憐惜地來讚賞這書，社會上也半夢半醒地隨聲附和，說這書真好，這樣，論衡才被流傳下來；否則早就沒有了。至於書中寶貴的思想，足以激動到社會心理，真是微乎其微。又，因為論衡中間有不尊敬孔孟的言語，一般書生看起來，雖然心裏似乎覺得爽快，但是口中不能不表示對王充有些不滿，這算是自己確是聖人之徒的態度。這種習氣，流行得實在長

遠；直到元朝，有這樣的議論：

「王充的才學實在好，用功實在勤，所以他的著作高妙，確是超出一般學人的上面。」

「他的書算是奇異的書，可是說理有些不明白，不可作為標準，終於一種談助而已。」

「他的書有價值或沒有價值，這倒難於確定。」

「可比三代古董，宜乎世人一見，就寶貴起來。」

「我們把它傳刻出來，比較古人藏在帳中，好得多了。」（韓性重刻論衡後序）

這種不痛不癢，似涼似熱的話語，說來說去，同不說一樣。總之，發言有顧忌，所以如此吞吞吐吐。書生對於論衡的批評，大都是這樣；韓性的文章，似乎可作為代表。到了清朝，讀書人的眼光，比較高明些，議論比較精進些，然而心中仍不免有顧忌，發言仍不免一伸一縮。渾渾沌沌這等議論，恕不多引了。

論衡一書，經過許多年，社會上受不到什麼大影響，只看王充所痛恨的一切迷

信，仍有不少留存，就是證據。這也就是領導社會的士人，不看重論衡，不肯把論衡的思想盡量傳給社會的證據。

到了晚清，忽然不同了。浙江平陽縣有一位學者，名叫宋恕；他痛恨世俗上的迷信，想用自己言論的力量，去開通他們，熱心熱力，簡直與王充一樣。所以，他最佩服王充，最喜歡論衡。自從論衡出世以來，第一個熱烈信徒，就是他了。宋恕有這般說法：

「曠世超奇出上虞，論衡精處古今無。」（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）

「我對於漢朝的學者，最喜歡仲任。」（與張季直書）

「張若柯看不起論衡，惲子居也說：『仲任的文章，走荀子的路徑，但沒有荀子的才和學。』照我看來，張若柯是個陋儒，不認識論衡；惲子居也沒有認識。老實講，仲任的才學，從漢朝一直到現在，沒有第二個人，可同他比並。」（六齋論文一則）

這樣，真是佩服達於極點。因為晚清時候，思想解放，對於不尊敬孔孟，沒有什

麼稀奇，所以宋恕說得十分着實。又，王充眼光放在社會上，宋恕眼光，也放在社會上，所以心心相印如此。反過來，看張茗柯，惲子居等話語，愈顯得依牆摸壁了。

第四章 餘

論

王充不看重拘守一經的儒生；同時，很看重胸有高見，善於寫作的鴻儒。在漢朝人當中，他所佩服的，是陸賈，董仲舒，劉向父子，楊雄，周長生，桓君山等，書中屢屢說起，其中尤佩服的是桓君山，有很切實的幾句話：

「判定世間的事情，論說世間的疑惑，桓君山算是最高的了。董仲舒的議論，有時尚可以及得來，君山是趕不上的」。（案書篇）

「桓君山新論，鄒伯奇檢論，是與論衡同其旨趣的」。（對作篇）

可見王充寫論衡的動機，是從桓君山來。桓君山有很好的理論，寫成一書，給世人看；王充也有很好的意見，也會寫文章，看到桓君山的新論，自然觸發他的思想，

寫出一部很好的論衡來了。這是志同道合，猶如宋恕看到論衡十分敬仰，想寫一部續論衡一樣。這不是爲自己發揚名聲，實在是看到世俗頹敗，想把它挽救過來，一股熱力逼出來，不是偶然的。關於此點，王充也有說明：

「周朝的風俗沒有敗壞，孔子的春秋，一定不作；楊墨的學說沒有橫行，孟子的書也不造；一般事務沒有改樣，一般議論沒有倒亂，桓譚的論也不起來。賢聖寫文，不是空洞沒有因由的；凡有寫作，必定有益於教化。寫論衡的起因，是看到衆書上記載，多有失實，而且虛妄的記載，反比真實的來得華麗，來得有趣；所以不得不寫一部書，來糾正它們」。（對作篇）

從這一段話語看起來，王充也尊崇孔孟的，而且寫書的宗旨，正與孔孟符合的；因爲世人讚聖賢的書，一味盲從，不會懷疑，所以有問孔，有刺孟，表明雖然是聖賢，在倉猝發言的時候，難得絕對沒有錯誤的。

羅素有句話：「社會有病態，然後思想會出來」。用這句話來看論衡，是一點不錯的，也就覺得論衡更有價值了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——二〇〇〇

光復文庫 第四種

王 充 傳

(定價四十五元)

有 著 作 權



禁 止 翻 印

主 編 人

許

壽

裳

編 著 者

馬

禛

光

發 行 者

臺

灣

書

店

印 刷 者

臺灣書店印刷部

經 售 處

全省各縣市各大書店

臺北市重慶南路(本町)四二號

電報掛號：〇四一四(決)

郵電掛號：(振聲)七八三二

國家圖書館



002822580

F218

